

月光下的念想

陈红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走在大学校园里,耳机里循环播放着毛阿敏的《天之大》。它的旋律似乎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爱和念想向世人娓娓道来。2018年的母亲节即将来临,处身异乡的对这个节日充满了无限感慨。这时月光皎洁,思绪适合飘得很远,直到远方的家乡。

我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因为工作原因,所以印象中母亲的陪伴几乎是少之又少。哪怕是大年三十初一的夜晚,母亲也极少是在家里度过的。因为职业关系,洗手是母亲的习惯之一,她有轻微的洁癖。我刻意留着长指甲,甚至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糟糟的一团。终于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每次皱着眉头批评了我之后,总是无奈地去收拾房间。在我入睡前为我剪指甲,动作是极小心的。然后我总是一头扎进她怀里,那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

我也会偶尔抱怨工作繁忙的母亲吝于对自己的陪伴。于是想着,既然母亲不来陪我,那我便自己去找她吧。所以从小学开始,我经常到母亲的工作单位,看到她在各个病房进出,忙里忙外的样子,我似乎也慢慢地理解了母亲的辛苦。于是当她忙碌时,我便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母亲的位置上做作业,当她空闲下来休息时,我便陪她聊天。医院的环境是嘈杂的,空气中又充斥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母亲有好几次劝我回家,医院不是一个适合小孩子待的地方,但我还是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争取到更多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

有一次在医院里,我正收拾书包准备要回家时,有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男人向我走过来,发际线有些高,肚子挺大,无名指上套着戒指,穿着一身正装,还有干净得发亮的皮鞋,笑容可掬。其貌不扬但穿戴整齐,印象中是一个身材发福的和蔼的中年男人。“小朋友,你妈妈救了叔叔的小孩,为了谢谢你妈妈,这是叔叔给你的红包,她现在很忙,你先替她收着好不好?”说完他递给我一个红包,我看着正在医院过道上和病人家属谈话的母亲,我向他点了点头便收下了。

我悄悄打开红包,从里面拿出了一沓子红色的人民币。当时年纪太小,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想想这么多张钱,拿一张应该不会被发现吧。我快速地左右张望寻找母亲的身影,看到母亲还在过道上,于是鬼使神差地偷偷将一张人民币小心翼翼地塞进自己的口袋



里。然后匆匆忙忙收拾好书包跑回家了。直到晚上,母亲下班回家,晚饭后,我有些心虚地拿出红包,“妈妈,这是今天我在医院的时候……一个有点胖的叔叔给你的红包,他看你在忙,所以给我的……”母亲的眉毛向上一挑,眼睛瞬间瞪得很大,表情先是不可思议,然后愤怒地一把夺过红包,“你这孩子!怎么能替我收下红包!”啪!母亲把红包重重地摔在桌上,由于力度不小,红包里的一部分人民币甩了出来,散落到地上。我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突然生气,然而我只是在为偷拿了红包里的一百块钱害怕被发现紧张地咬着下唇。

“这是怎么了?”刚刚吃完饭从厨房出来的父亲疑惑地看着一脸委屈的我和怒气冲冲的母亲,以及散落在地上的钱。母亲皱着眉头说:“最近医院查得很严,医务人员如果被查到私下收家属红包是会被革职的。昨天给老李的儿子做了一场手术,他非要塞给我红包被我拒绝了,谁知道这人竟把红包给了孩子,这孩子还收下了回家才告诉我,被人知道了不是惹祸上身嘛!”父亲无奈地说:“唉,算啦算啦,小孩子也不懂,改天把红包送回去就好了”,然后他蹲下身去把一张张钱捡起来叠整齐放回红包里,母亲抿着嘴唇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母亲又有些不安地拿起红包,数了一下里面的钱,两千九百块。她再数了一遍,又看了看家里地板上的每个角落,没发现什么,于是疑惑地又数了第三遍。过了一会马上走到我房间里,“你是不是偷拿了红包里的一百块钱?”我没有想到母亲会突然进来,竟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母亲又问了一遍“你是不是偷拿了红包里的一百块钱?”“我……我没有。”母亲沉着脸,“把你书包拿过来!”看见我没有任何动作,她便开始翻我书包真的翻出了一百块钱。她比刚才更加愤怒,拿起了衣架想要教训我,我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跑出家,就这样,我在母亲的追赶之下以及叫骂声中,绕着我们家的房子跑了不下三圈。

母亲在工作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打麻将了,有时输了几千块面不改色,却会在市场为了十几块钱和小商贩讨价还价。她是个敬业的白衣天使,也是个“好赌”的家庭妇女,当然,我爱母亲的每一种形象。有一次无意中我看到母亲十八岁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笑得很好看的女孩子,母亲打趣儿地说我现在不如那时年轻的她漂亮,肯定是遗传了爸爸。母亲直到现在还是一头飘逸柔软的乌黑长发,这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年轻许多,而我最喜欢的,也是母亲的那一头长发。于是有一年的母亲节,我送给了母亲一把梳子,但她却说,以后不需要送什么礼物,心意到了便可以了。

之后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送给母亲的,只是当面一句“妈妈,节日快乐”。再到后来,我年龄渐长,离家愈远,只能隔着屏幕打出来“妈妈,节日快乐”。每次回到家决定好好陪伴他们时,我和父母好像都更热衷于电子产品。可仔细一想,即使没有电子产品,我和父母也并无太多共同话题,好像只有从网络里才能找到适合彼此的天地。现实生活的隔离、思想观念的偏差,孩子与父母终究渐行渐远。有一次我寒假回家,不经意间看到母亲的梳妆台上的一把梳子,很旧了,那是我多年前在母亲节送给她的那一把。

今天,在下晚自习回宿舍的校园小路上,对于又一年母亲节的即将来临,小时候和母亲的那些画面就像一张张发黄的陈年老照片定格在脑海中,温热在心底。微风偶尔撞个满怀,我有时抬头望一望月亮,恍惚间,微弱的光将所有凌乱的思绪洋洋洒洒地挥落在天地之间,我潸然泪下。“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

